

等边依赖、不等边视角和等腰理念

——美国—欧盟—中国“战略三角” 和跨大西洋政策

[美] 安德鲁·埃里克森 [美] 奥斯汀·斯特兰奇

内容提要：美国、欧盟和中国有时被视为“战略三角”。这个“战略三角”存在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不同维度。针对这个三角，有一个一直以来的争论，即西方国家能否以及是否应该在其共同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赢取对各方有利的战略成果。这三方之间深度的相互依赖使得任何一方在核心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上都很难直接反对另一方。此外，每一方都在不同的战略问题上有不同偏好。换句话说，这个战略三角的规模和复杂性使任何两方在重要问题上都很难进行直接协作。正因为如此，旨在惠及双方的跨大西洋协作也很有可能仅仅局限于非传统安全挑战等边缘问题。相对间接的接触可能可以鼓励中国建设性地参与某些国际安全议题。

关键词：战略三角 中国 欧盟 跨大西洋关系 非传统安全

一、等边依赖：经济、政治和安全

在2005年，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首次明确使用“战略三角”来描述当代美国—欧洲—中国的战略关系。¹那时，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在欧盟取消对华

[美] 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S. Evickson）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战役研究系战略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美] 奥斯汀·斯特兰奇（Austin M. Strange），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候选人。

¹ David Shambaugh, "A New Strategic Triangle: 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8, No. 3 (Summer 2005), pp. 7-25.

武器禁运上的不和体现了大西洋两岸在中国和亚太安全问题上的不同认知、政治和政策。那时和现在，美国、欧盟和中国不断变化的三角关系都不单单是一个孤立的三角关系，而是永远变化的国际关系网络的一个主要环节。尽管只是当代国际政治中许多重要三角关系中的一个，但是美国—欧盟—中国的战略三角可能是最大和最为重要的。然而，它尚未得到系统性关注。¹

这个三角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方面所持续占有的份额显示了它的重要性。² 据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一份最近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美国、欧盟和中国（被称为“G3”）有可能合占世界经济的55%，这个比例几乎与它们现在的份额持平。³ 另外，该三角的防务开支一直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其成员能发挥巨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考虑到中国部分地与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政治上除外）的趋同，以及在现代历史中一般也认为三极国际体系产生不稳定性，研究美国、欧洲和中国的三角关系很重要。⁴ 正如他人所言，这个三角的出现与全球化共同将后冷战国际体系部分地转化为多节点秩序：各方面的全球繁荣高度依赖这三方面的合作关系，尽管每一方都有阻碍其他两方行动的杠杆手段。⁵ 出于文章结构的考虑，我们从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简单地考察这个三角关系。

1 中国和西方学者都使用“战略三角”之类的术语来描述其他众多的三角关系，常见的有：美—日—中、美—印—日、美—印—中和美—中—俄等。Bates Gill and Andrew Small, *Untapped Trilateralism: Common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EU, the US and China*, ECRAN Paper (London, Europe China Research and Advice Network, 2012), http://eeas.europa.eu/china/docs/division_ecran/ecran_untapped_trilateralism_bates_gill_and_andrew_small_en.pdf.

2 一些人可能认为俄罗斯应该被包括进来，形成一个四边的“战略矩形”，或者也应该考虑更加全面的“战略多边形”。但是，作者认为，俄罗斯受以下因素限制：相对有限的、依赖资源的经济；有限的、日益减少的人口；不平衡且空心化的高科技基础；很可能不可持续的军备建设以及地缘政治态势。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因素将使俄罗斯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全球影响弱化的位置。参见，例如，Joseph S. Nye, “The Challenge of Russia’s Decline,”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14, 2015,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ussia-decline-challenge-by-joseph-s-nye-2015-04>; Jakub Kučera, “Russia’s Current Economic Conundrum,” *Vestnik, The Journal of Russian and Asian Studies*, April 17, 2015, http://www.sras.org/russia_economic_crisis_2015; “Russian Economy Ministry Draft Sees Economy Shrinking in 2016: Sources,” Reuters, January 15, 2016, <http://www.cnn.com/2016/01/15/russian-economy-ministry-draft-sees-economy-shrinking-in-2016--sources.html>.

3 Daniel Gros and Cinzia Alcidi, eds., *The Global Economy in 2030: Trends and Strategies for Europe*, CEPS Trend Report (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2013).

4 Randall L. Schweller, “Tripolarit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Security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1 (March 1993), pp. 73-103;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Bates Gill and Andrew Small, *Untapped Trilateralism: Common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EU, the US and China*, ECRAN Paper (London, Europe China Research and Advice Network, 2012), http://eeas.europa.eu/china/docs/division_ecran/ecran_untapped_trilateralism_bates_gill_and_andrew_small_en.pdf.

经济

如表1所示，美国—欧盟—中国“三巨头”在21世纪所占世界经济的份额都在一半以上。从2000年开始，美国、欧盟和中国的总经济规模连续占世界经济规模的50%以上。到2030年，美国—欧盟—中国三角将有可能在世界科学产出和研发投入方面占更大份额，意味着这种比例增长的趋势还将持续更久。¹

不过，形象地说，虽然三角形的表面积保持相对稳定，但是它的形状持续地从一个“陡峭”的等腰三角形转变为更为平均分布的等边三角形。现在三方的经济规模几乎是平均分布，这是史无前例的。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预测，按照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到2022年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购买力平价被认为是衡量“基本经济实力”的最重要指标。而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将在2030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²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GDP总量计算进行的预测，在2020年三方将在经济上等量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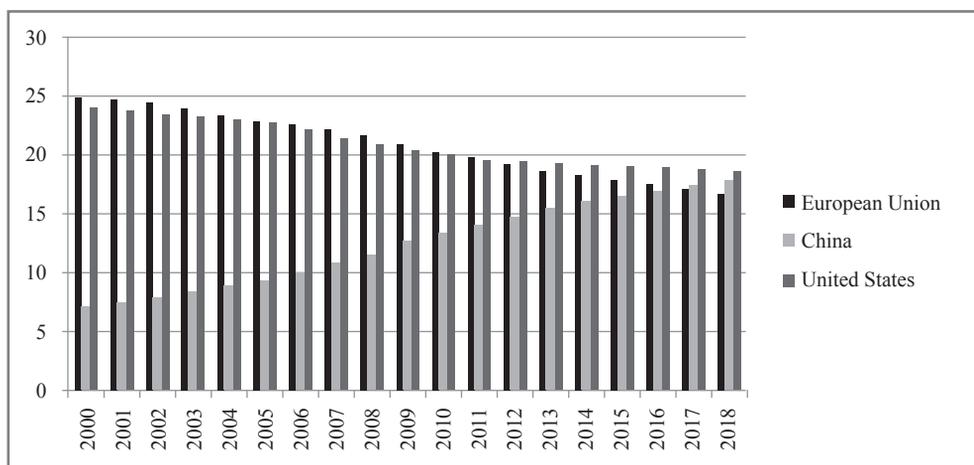


表1 2000—2018年战略三角所占世界经济份额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比)³

1 Giovanni Grevi et al., *Empowering Europe's Future: Governance, Power and Options for the EU in a Changing World*, Chatham House/FRIDE Report (Brussels, European Strategy and Policy Analysis System, 2013), pp.19-20, 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Research/Europe/Europe_Future.pdf.

2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2), http://www.dni.gov/files/documents/GlobalTrends_2030.pdf www.dni.gov/nc/globaltrends.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8, 2013).

以规模衡量的经济均衡是等边依赖的前提条件，而三方深度的贸易关系则彻底排除了任何一方采取完全独立的政策的可能性。三方都宣称另外两方为它们最大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世界上最主要国家的经济繁荣竟然如此深度相互依赖，这在现代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例如，美国大约1/3的国际贸易依赖欧盟和中国。同时，欧盟委员会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在2012年欧盟贸易总量的近27%依赖美国和中国（5362亿美元）。与之类似，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也占中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量的1/4以上。¹

尽管持续存在的比较优势推动着相互之间强劲贸易关系，但是大相径庭的经济和贸易难免在它们之间引起摩擦。最近，欧元区日渐恶化的市场条件对中国来说就是“双刃剑”：这虽然对中国以出口为中心的经济有负面作用，但是也为中国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施压提供了机遇。²从2009年到2010年，中国对欧洲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增长了将近300%。³欧盟与中国贸易的90%是经由海路，双方都特别依赖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封锁海上航线将影响他们的商品生产以及供给渠道。

政治

这个战略三角大体上涵盖了国际社会大部分的政治权力。联合国安理会（UNSC）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四个都在其中。对于政治影响力难以进行系统测量，而且仅需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就足以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但是不管怎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也算是衡量这个战略三角在国际事务中显赫政治地位的一个不尽完美的指标。

美国—欧盟—中国战略三角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分量以及在这些领域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将会延续到21世纪。因而，任何一方或两方在这些领域中的主要问题上彼此直接对立的代价都很高。举例来说，在亚太地区围绕紧张的安全和政治问题的激烈对抗，诸如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中国对于岛礁和海洋权益的声索和争端，可能破坏这个三角关系的其他方面。虽然美国、欧盟和中国在上述三个领域常常意见相左，但是这个三角的巨大体量以及类似于等边三角的对称性相互依赖将会阻抑真正的敌对状况。

考虑到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反对另一方的成本，某一方可能会想要联合第二方改变力量对比，通过压制第三方来确保

战略三角的体量和各方的相互依赖将阻抑敌对状况。

1 有关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数据来自于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statistics/index_en.htm; Exchange rates here are based on U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yearly averages, <http://www.irs.gov/Individuals/International-Taxpayers/Yearly-Average-Currency-Exchange-Rates>.

2 Nicola Casarini, "China's Geoeconomic Strategy: China's Approach to US Debt and the Eurozone Crisis," in Nicholas Kitchen, ed., *China's Geoeconomic Strategy* (London, IDEAS Reports, 2012).

3 Ibid.

其战略利益。但是，不断增加的等边依赖可能更有利于“A+B+C”而非“A+B vs. C”的方式。¹此外，与在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和资源方面不断增长的“等边”状况不同，这个战略三角在认知方面是不等边的。也就是说，对于战略三角和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各方有着迥异的利益和观点，尤其是在亚太安全问题上。

军事

以上的三角模式也同样出现在安全领域，毕竟经济规模是支撑军事实力的基本要素。从历史角度看，相对于以GDP衡量的经济规模，美国、欧盟和中国的防务费用分布的均衡程度更低，但是这种状况也在改变。虽然到目前为止，美国防务开支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他在世界防务费用中所占的比例却一直在下降。按照奥巴马总统的计划，到2018年军费将被削减到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这个军费比率将是“9·11”袭击后的最低水平。²同时，许多欧洲国家也在削减国家防务费用。2012年，亚洲国家的军费总和第一次超过了欧洲国家。³中国在2015年军费预算达1442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0.1%。⁴

不过，全球军费的东西方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欧盟—中国战略三角的总体份量。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1990年以来这三方占全球军费开支的比例在1/2和2/3之间。从冷战时期以来，美国占全球防务费用的比例一直在30%至40%之间，而中国所占世界防务费用的份额在21世纪之前都是很低的。然而，如表2⁵所示，随着中国增加而西方国家逐渐削减防务费用，三角内的军费分布正在更加平均。其结果就是三角内的防务费用正在日趋均衡。

1 Wang Zhile, “TPP Can Benefit China,” *China Daily*, June 24, 2013,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3-06/24/content_16648839.htm.

2 Dinah Walker, “Trends in US Military Spendin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ugust 23, 2012, <http://www.cfr.org/geoeconomics/trends-us-military-spending/p28855>.

3 “Military Spending in South-East Asia: Shopping Spree,” *The Economist*, March 24,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1056?fb_ref=activity.

4 “China 2015 Defense Budget to Grow 10.1 Pct, Lowest in 5 Years,” *Xinhua*, March 5, 2015,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5-03/05/c_134038801.htm.

5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费开支数据, <http://portal.sipri.org/publications/pages/expenditures/world-regional-report>。有关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对中国军费的注解,“关于中国的数据是评估总体军事开支,这包括了没有被包括进官方防务预算的项目。以本地货币进行的评估和军费在1989—199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参见,Shaoguang Wang, *The military expenditure of China, 1989 to 1998, SIPRI Yearbook 1999: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9), p. 349。对1999—2012军费开支年所进行评估的基础是:可公开获得的官方军事开支数据和某些其他项目;以官方数据和王绍光对其他项目的算法为基础的估算;对于近些年无法获得官方数据的一些项目,其估算基础包括官方军费开支变化的百分比、相同类别的开支走向以及假定呈下降趋势的解放军的一些商业收入”。

表2 1990—2012年战略三角占世界防务费用的份额（以2011年美元不变价格）

方面 \ 年度	1990	2000	2012
美国	34.60%	35.19%	38.69%
欧盟	21.52%	25.73%	16.46%
中国	1.30%	3.31%	9.08%
总计	57.42%	64.23%	64.23%

二、对于亚太安全的不等边视角

虽然战略三角的集体影响力巨大，但是每一边对世界、他们各自的位置、角色以及战略三角本身都持有不同看法。此外，每一方都经常发现他们的内部问题会对其对外政策产生不利的后果，包括对战略三角的影响。这些对外政策包括三角内部的对外政策问题。一般来说，大相径庭的视角使得这个三角的任意两方难以就安全、经济或政治的战略和政策密切协同，以取得双方都满意的对付第三方的结果。具体来说，没有任何两方就战略三角应该在亚太安全问题上扮演何种角色达成一致。

美国：三角内跨大西洋联合的主要倡导者

正如美国政府官员所强调的，美国“从未离开亚洲”，它只是暂时将大量的安全资源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9·11”之后更是如此。根据美军太平洋司令部（PACOM）的界定，亚太36个国家拥有全球一半的人口、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军事力量，以及美国的五个签约盟国。¹ 华盛顿的亚太“战略再平衡”正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显现效应，谈判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以及演进中的“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JAM-GC）可谓其中亮点。² 美国一方面希望看到欧洲将更多的辅助性安全资源转移到亚太地区，另一方面也同样欢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能够达成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团结一致。后者似乎更具可行性——特别是考虑到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的强势、乌克兰目前的局势、叙利亚难民带来的挑战和以“伊斯兰国”（IS）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些情况都弱化了要求欧洲在欧洲大陆以外扩大安全存在的呼声。³

1 参见太平洋司令部的详细介绍，<http://www.pacom.mil/about-uspacom/facts.shtml>。

2 Andrew S. Erickson, “Evaluating China’s Conventional Military Power: The Naval and Air Dimensions,” in Jae Ho Chung, ed., *Assessing China’s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65-90.

3 Matthew Ribar, “A Study in Distraction: Europe’s Pivot to Asia,” *International Policy Digest*, July 11, 2014, <http://www.internationalpolicydigest.org/2014/07/11/study-distraction-europes-pivot-asia/>.

虽然“再平衡”被一些人误解为美国将逐渐从欧洲退出，但是其他人指出：（1）东亚地区在安全和战略上的高度优先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2）美国战略重心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一个1:1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美国对欧洲防务的贡献也不会有重大缩减。事实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在欧洲保持5万驻军。

在中国的地区综合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美国分别强化了与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和越南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以支持一个多方利益攸关者参与、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美国及其领导层渴望它的大西洋联盟投入更多安全和政治资源，加强欧洲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即使把对中国的贸易政策、防务开支和外交政策的共同关切放在一边，欧盟在亚太事务上的存在会进一步避免以冷战类比来描述目前的亚太安全。¹ 在华盛顿看来，欧洲更多地参与亚太安全的规范和制度框架将促使中国避免强势和单边的行为，转而采取更为多边的安全政策。

除了跨大西洋的双方外，美国的亚太盟友和伙伴也渴望欧洲扩大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存在。² 例如，日本很看重北约（NATO）在本地区各种安全问题上的官方声明，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近年来已经与北约签署了《个别伙伴与合作计划》（ICPC）。谈到欧洲国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如果它们能够再度加强存在，日本这厢的海上民主国家将会大大获益”。³ 北约与中国虽然尚没有正式的协定，但是却维持着战略联系。

欧盟：不确定的行为者

向东看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来说则更加复杂。⁴ 比如说，欧盟国家都在集中精力应对棘手的国内经济挑战，也面临着与之相关的涉及整个欧洲大陆的“防务危机”。源自“伊斯兰国”和俄罗斯及其在乌克兰的代理人的安全挑战则使得欧盟的相关能力更显捉襟见肘。这种情况阻碍了欧洲国家向更为遥远的地区投射有效的安全影响力。迄今为止，欧洲防务合作以区域性防务集合（regional defense clusters）的形式展现，而非整个欧盟范围内的合作。这限制了欧盟就一些防务问题进行政策协调的能力。⁵

1 Patryk Pawlak, “EU-US-China Relations: A Chair Needs Three Leg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Analysis, January 2011, http://www.iss.europa.eu/uploads/media/EU-US-China_relations.pdf.

2 Ibid.

3 Abe Shinzo,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4 Daniel Keohane, “The EU’s Role in East Asian Security,” in Patryk Pawlak, ed., *Look East, Act East: Transatlantic Agendas in the Asia-Pacific*, Brussel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Report No. 13, 2012, http://www.iss.europa.eu/uploads/media/Final_Report_13LEAE.pdf.

5 Margriet Drent et al., *Bold Steps in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Taking European Defence Forward*, Clingendael Report,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除了国内问题牵扯精力之外，欧洲国家对它们在亚太所扮演角色的设想是很不同的。一些学者认为欧洲对华安全政策一定不能破坏跨大西洋关系。¹同时，在中国安全政策的大背景下，欧洲在跨大西洋关系中也有自己的发言权，因为美国和欧盟都认识到在亚太安全政策上保持一致的潜在价值。²此外，欧洲的决策者们大体上认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迫使欧洲在靠近本土的地方调整防务政策，因为美国将会把资源从欧洲向亚洲转移。欧洲领导的在利比亚和马里的行动就凸显了以上状况。欧洲似乎不大可能在亚太地区投入大量物质性的防御资源。

因此，如果美国要求欧盟更为积极地为包括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友的亚太联盟伙伴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可能会徒劳无功。欧洲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和安全承诺都微不足道。在个体层面上，欧盟成员国很难向遥远的亚太地区投放稀缺的防务资源。此外，欧盟和中国的联系似乎也正处于近期历史的最高点。2013年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³很难想象欧洲会以美国军事盟友的身份大张旗鼓地进入亚太地区，并由此挑战中国的主张和破坏欧洲日益依赖的强劲的中欧经济合作。正像有人所言，21世纪欧洲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可被称为“欧洲的亚太转向”。这一“转向”深深地植根于全面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的多方面的战略再平衡。⁴

尽管如此，许多欧洲国家从19世纪起便已经介入亚太安全事务。在现代历史中，欧洲一般被认为是亚太地区的后来者，但是欧洲在许多方面的存在相当成熟。欧洲最近在菲律宾、阿富汗和缅甸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也长期参与本地区的反海盗和救灾活动。⁵欧洲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亚太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2013年3月在首尔举行的韩国与欧盟的峰会上，欧盟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说到：“欧盟在东亚有着巨大的贸易和安全利益，因此想要深化与这个地区的关系。”⁶此外，许多欧洲决策者认为欧盟比美国更加强调多边主义——也许这归因于欧盟自身的多国家结构以及美国在近70年里为全球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突出地位。

虽然欧洲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上的，但是欧盟也在逐渐厘清

1 Frans-Paul van der Putten, “EU Security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Nicola Casarini, ed., *Brussels-Beijing: Changing the Game?* Brussel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Report No. 14, 2013.

2 Ibid.

3 Nicola Casarini, “The EU-China Partnership: 10 Years On,”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Issue Brief*, No. 35, October 2013, http://www.iss.europa.eu/uploads/media/Brief_35_EU-China_partnership.pdf.

4 Nicola Casarini, “The European Pivot,”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Issue Alert* No. 3, March 2013, http://www.iss.europa.eu/uploads/media/Alert_Asia.pdf.

5 David O’Sullivan, Remarks by EUISS-GMF expert meeting, Brussels, June 11, 2012.

6 Herman Van Rompuy, “Remarks by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Herman Van Rompuy following the 6th Republic of Korea-EU Summit,” Seoul, March 28, 2012,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129271.pdf.

其安全利益。2014年，欧盟委员会将就未来的内外安全问题发布包括《海上安全战略》在内的重要文件。《海上安全战略》也许会为欧盟在亚太的海上战略指明方向。¹说到底，东亚海上公域的稳定符合欧盟所有国家的利益：中国、韩国和日本分别是欧盟的第二、第六和第八大贸易伙伴，与东亚贸易的长时间中断会给欧盟国家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²此外，欧元区的去工业化国家十分依赖进口制造业产品，任何亚太海上冲突都会干扰向欧洲供应重要产品的市场。³

中国：强烈反对跨大西洋联盟在亚太地区的存在

中国将其同美国和欧盟的关系视为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然而，亚太地区却是这个战略三角关系内最不稳定的关系所在。中国虽然前所未有地支持国际制度，但是在亚太地区却采取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外交政策理论

亚太是中美两国
关键利益存在直接冲
突的唯一地区。

和实践。此外，亚太也是世界上中国和美国两方的关键利益唯一存在直接冲突的地区。

不惟如此，中国和美国在看待对方在这一地区利益的合法性上都有分歧。中国的官员、专家和民众一般都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是不加掩饰以及不怀好意地限制中国的发展，使之无法再次崛起成为本地区的主导国家。因而，除了参加论坛以及提供一些无约束力的建议，中国无疑将反对欧盟任何参与亚太安全对话的企图。如果欧盟加入美国领导下的安全倡议，或者与美国的其他亚太盟国结成伙伴关系，中国都很可能视之为推广“西方”价值观以及在周边遏制中国的大计划的一部分。

鉴于有关这个战略三角在亚太地区应当以何种方式存在，三方有着“不平等边”的想法，因此任何两方都很难完全步调一致地通过反对第三方来实现其政策目标。尽管如此，各方都承认，亚太地区（或许可以说）是全世界军事上最活跃、经济和政治稳定最为举足轻重的地区，因此这个地区出事将会波及世界其他地方。

三、等腰理念：适度的跨大西洋团结

虽然美国和欧盟对在亚洲的跨大西洋战略的看法很不相同，但是它们都希望能够维持和加强现存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的基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并得到

1 European Council Meeting, Brussels, December 19, 2013,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140214.pdf.

2 Nicola Casarini,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 East Asia: What Implications for the EU?"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Policy Brief*, 2011, http://www.iss.europa.eu/uploads/media/PB007-Security_developments_in_East_Asia_-_what_implications_for_the_EU.pdf.

3 Mathieu Duchâtel and Alexandre Sheldon-Duplaix,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the Limits of Europe's Strategic Irrelevance," *China Perspectives*, No. 4 (2011), pp. 31-43.

多方支持并接受的准则和对话形式，经济、安全和政治等诸层面的国际关系都赖其维持。虽然现实并不完美，但是这一套相互一致的准则还是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且削弱了任何国家通过单边行动破坏稳定的能力。这适用于包括亚太在内的所有地区。当然，虽然美国和欧洲把区域一体化看作治理的一个重要支柱，但是如果认为它们在亚太地区推广上述理念的投入程度并无二致，则显得过于简单。

具体来说，双方都支持民主、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准则。欧盟国家和美国一道为现行国际秩序和争端解决机制实施做出了最大贡献。美国和欧盟也在维护国际体系以及捍卫支撑体系的准则方面——包括航行自由和资源管理等准则——有着强烈的共同利益。美国和欧洲在原则上也同意不允许使用武力或者以使用武力相威胁改变现状。然而，在它们看来，中国恰恰正在准备这样做，也在为了自己的利益改变相关法律和准则。

许多人认为欧洲延续自己的力量对维持自由民主秩序是必要的。¹ 长期来看，如果中国将来采用“法律战”和建立一个联盟迫使联合国改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欧洲和美国的利益都将会被损害。欧盟高级领导人已经强调，欧美有必要团结一致，利用现存但受到威胁的国际安全机制容纳中国等国家的崛起。²

然而，虽然在宏观的战略层面上欧洲已经认识到了亚太地区的重要性，但是说服欧洲民众他们都应该直接参与到亚太安全事务中来则另当别论，尤其是当涉及中国的时候。也许不难理解，欧盟成员国利益不尽相同，因此在提升亚太安全问题优先等级上比较缓慢。不过，从2005年以来，欧盟公众舆论在中国军事和经济崛起上的看法日益恶化，这反应了民众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挑战的警惕性正在上升。欧洲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了在经济和安全上同时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所面临的挑战。例如，在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计划会见达赖喇嘛的消息一经披露，中国便取消了与欧盟的峰会。³

欧洲可以通过采取灵活而无需花费太多防务资源的方式为亚太安全做出贡献，从而在亚洲乃至国际社会建立信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欧洲能够在一体化和多边主义上发挥领导力，将可以鼓励亚太国家逐渐在稳固和透明的规范的基础上加强它们自己的区域性制度框架。2007年的《欧盟—东盟关于强化伙伴关系的纽伦堡宣言》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显示了欧洲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发挥软实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而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

1 Sinan Ülgen, "Why the World Needs a Stronger Europe," *Carnegie Europe Op-Ed*, May 15, 2013, <http://carnegieeurope.eu/2013/05/15/why-world-needs-stronger-europe/g64k>.

2 Catherine Ashton, "Defending National Interests, Preventing Conflict," Speech delivered by European Union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Catherine Ashton, June 1, 2013, http://www.eu-un.europa.eu/articles/en/article_13596_en.htm.

3 Zhang Chunyan and Zhang Haizhou, "Survey: Chinese Put EU Ties above Others," *China Daily*, February 18, 2011,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11-02/18/content_12036076.htm.

和安全的进步。¹

加强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替代方案则是不思进取的维持现状。现状即是，欧洲的防务政策越来越被认为在技术、规划和行动上混乱不堪和支离破碎，也无法更多地参与区域事务。例如，随着欧洲防务预算的一再降低，人们更加怀疑北约在冷战结束后是否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安全组织。² 从现在到未来，亚太安全的发展形势都将继续挑战欧洲致力于构建的、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安全架构。尽管眼下欧洲不太可能做出对亚太地区投入安全资源的具体承诺，但是如果出于资源和距离的限制而忽视欧盟成员国在亚太议题上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则欧洲的国际声誉及其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的领导角色将会大打折扣。

此外，虽然欧洲国家关于亚太安全问题共同主张不大可能立即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但是它将促进欧洲内部在防务问题上更加团结。欧洲不需要把亚太安全视为一个不必要的负担，而可以将其当作一个适度的平台，以实现其在欧洲大陆防务问题上团结一致的巨大目标。在亚太以及其他地区展现团结可以增强欧洲在政治上的可信度。做到这些其实并不需要动用太多欧洲用于防务的物质性资源，而美国也很可能会在更接近欧洲的地方进行“补偿”。

事实上欧盟成员国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单边安全倡议，这表明欧盟在亚太安全问题上团结协作是有基础的。例如，英国1967年开始从埃及东部撤走军事力量后，于1971年加入《五国防御协议》(FPDA)。这使得英国在亚洲保持了有限但是持续的存在，尤其是南中国海。³ 最近，英国和日本签订了有关防化服等各种装备的防务情报共享协议，并且也可能最终在网络安全方面加强合作。⁴ 2012年，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RUSI)在东京设立了一个分支办公室。法国则通过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的驻军维持在亚太的长期安全存在。后者拥有一个使用中的空军基地，并将在未来获得更多资源。在阿布扎比的“和平营”(Camp de la Paix)则驻扎着四个规模不大的法国在中东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基地，这构成了法国在西亚的军事存在。⁵ 在2012年的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1 NATO Parliamentary Assembly, "The Growing Strategic Relevance of Asia: Implications for NATO,"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No. 47 (October 2013), <http://www.jpri.org/publications/occasionalpapers/op47.html>.

2 Jamie Shea, "Keeping NATO Relevan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19, 2012,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4/19/keeping-nato-relevant/acl9>.

3 Carlyle Thayer, "The 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 The Quiet Achiever,"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3, No. 1 (2007), pp. 79-96.

4 "Japan, Britain Agree on Defense Intelligence-Sharing Pact," *Kyodo News*, June 17, 2013,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kyodo-news-international/130617/japan-britain-agree-defense-intelligence-sharing-pact>.

5 Edward Cody, "First French Military Base Opens in the Persian Gulf," *Washington Post*, May 27, 2009, http://articles.washingtonpost.com/2009-05-27/world/36882134_1_rafale-french-soldiers-first-military-base.

Dialogue)上,法国国防部长让-伊夫·勒·德里安(Jean-Yves Le Drian)明确支持美国对亚洲实行再平衡战略及其对这一地区的坚定的安全承诺。¹

欧洲不断对亚太安全展现出一定的兴趣。2013年4月,北约秘书长访问亚太地区时,与日本签署了在危机管理、和平支持行动(peace-support operations)和反海盗行动等领域进行情报共享的协议。在此期间,他还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防务官员举行了会谈。²2013年5月,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专员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演讲,标志着欧洲首次派遣一个欧洲层级的代表参加这个一轨对话。³2013年的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也是北约首次派出代表。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都派出了防务官员,这标志着欧洲参与度的提升。

归根结底,大西洋两岸若能在利益相容的时候协调其亚太安全政策,则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另一方面,期望欧洲在遥远的亚太地区为传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则不太现实。基于以上现实,并且考虑到今日亚太安全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引领包括全球公域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国际治理,大西洋两岸应当积极探索在亚太地区实行步调一致的安全政策的新途径。

大西洋两岸对亚太安全政策的协调能使双方获益。

四、一种革新性的跨大西洋路径

如果跨大西洋双方能够在国际安全架构上达成理念性的一致,同时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有助于把中国吸纳进来共同维护现存的安全机制。中国近来在亚丁湾为反海盗作出了贡献,跨大西洋双方也都表示支持,这就表明了尽管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持续存在,美欧还是可以建设性地利用中国的安全资源。这同时也说明欧盟如何能在不损害战略三角内部关系的情况下,对亚太安全施加影响,并且实现跨大西洋双方的目标,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的确,欧洲有时能够积极地接触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而不真正进入这个地区。例如,跨大西洋两岸与中国的接触也发生在整个海洋公域。在“非洲之角”沿岸打击海盗的行动证明美国和欧盟对华协调安全政策大有裨益。迄今为止,欧

1 Jean-Yves Le Drian, “Emerging Risks to Global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speech delivered at Shangri-La Dialogue fifth plenary session, June 3, 2014, <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la%20dialogue/archive/sld12-43d9/fifth-plenary-session-b815/jean-yves-le-drian-9427>.

2 “NATO, Asian Countries Together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NATO News*, June 3, 2013,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news_100984.htm.

3 Catherine Ashton, “Defending National Interests, Preventing Conflict,” Speech delivered by European Union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Catherine Ashton, June 1, 2013, http://www.eu-un.europa.eu/articles/en/article_13596_en.htm.

盟都是战略三角在军事方面的重要一环。欧盟联合海军（“亚特兰大”行动）、美国指挥的151联合作战部队（CTF-151）和北约的“海洋之盾”行动（Operation Ocean Shield）都是欧盟和美国领导的反海盗多边倡议，它们都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开展了齐心协力的合作活动。北京对同美国领导的军事力量进行直接合作略显犹豫，但是对包括欧洲联合海军和其他国家的海军在内的多边反海盗行动则颇为开放。¹ 鉴于亚太地区有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HADR）、海盗和其他形式的次国家犯罪等诸多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所以不难想象：以美国的硬资源为后盾，增强的欧洲领导力将使欧美双方的安全行为整体上更加协调一致。

在这一点上，美国要多向欧洲学习，以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虽然欧洲可能在与中国相关的分析、政策和接触上投入的资源无法比肩美国，但是美国需要让更多的利益攸关者加入进来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尤其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前文提及的在亚丁湾的多边海军合作是一个成功案例，它表明因为欧洲的参与，美国和中国能够更加有效地合作。美国和欧盟海军人员主持的“信息共享与防止冲突”（SHADE）机制，协调了包括中国这样的“独立部署国”（independent deployer）在内的西方和非西方的打击海盗力量。² 中国显然更愿意在一个多边而非美国主导的框架内为全球治理做贡献。

亚丁湾的经验也反映了这样一个具有广泛性的现实：在远离本土但又对各成员国安全都有广泛影响的问题上，欧洲国家之间也许更容易达成一致。就打击索马里海盗而言，这明显是欧盟每一个成员国的利益所在，因为打击海盗的政治和资源成本相对较低，而保护欧盟国家的贸易和航运所高度依赖的亚丁湾等相关水域的经济利益则更为巨大。

像海盗之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对跨大西洋两岸都是一个提醒，双方的合作不应当是为了压制中国的持续崛起。恰恰相反，美国和欧盟应当确保北京明白无误地理解：它们都欢迎中国为亚太和全球公域的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同时阐明哪些是欧盟和美国共同看重的问题，如此才能维持和加强国际体系中关键利益攸关者之间长期合作所需要的制度。同时，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表明，为保障更大范围和更加长期的繁荣，中国也最终愿意与西方国家合作以克服一直以来的障碍，而这些合作没有必要仅局限于应对遥远地方的非传统安全挑战。³ 因此，如果它们能够就以上问题求得更大程度的团结，那么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欧盟和美国共

1 Christina Lin, "NATO-China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China-Europe Relationship and Transatlantic Implications, April 19, 2012,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12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12_4_19/Lin,Christina.pdf.

2 Andrew S. Erickson and Austin M. Strange, *Six Years at Sea... and Counting: Gulf of Aden Anti-Piracy and China's Maritime Commons Presence*, Washington, DC: Jamestown Foundation, 2015.

3 Wang Yi, "Sino-European-US Relations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19, 2013, http://www.ciis.org.cn/english/2013-08/19/content_6223055.htm.

同制定体现合作精神的审慎政策。

相形之下，如果美欧忽视在亚太安全上的共同利益，中国则很容易使得双方互相掣肘。像华盛顿一样，北京基本上只与欧洲国家和美国进行双边接触。在与欧盟打交道时，中国经常宣称不知道欧盟究竟如何运作。这使得北京可以“绕过布鲁塞尔”而“直接与欧盟中的大国打交道”。相对于同一个统一的欧洲打交道，中国在与欧洲国家的双边接触中能够拥有更多的影响力。¹至少在这一点上，跨大西洋的团结一致有利于欧洲和美国，也降低了其他国家将它们“分而治之”的可能性。

此外，追求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绝对性的“分工”可能对美欧双方都是有害的。这种所谓“分工”将抑制互相学习的机会，并且破坏跨大西洋联盟的活力。与之相反的情况是：欧洲和美国积极关注涉及大西洋联盟的所有地区的安全形势，制定和实施协调一致的并基于可靠信息的政策。这些行动应当增强而不是破坏战略三角的稳定性。统一的欧洲安全政策和欧洲各国与中国的单独经济关系可以并行不悖。换句话说，跨大西洋联盟在安全议题上展现更多的团结一致——尤其是在不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不一定会影响战略三角的其他领域。

归根结底，必须发问：欧洲能够承担得起它在亚太地区战略性缺席的后果吗？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有活力的地区，同时也有不少的安全威胁。无论如何，这个地区已经开始对21世纪的国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了。事实上，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看来，“随着全球经济力量转移到亚洲，印度洋—太平洋开始成为21世纪主要国际水道，这就跟地中海之于古代以及大西洋之于20世纪一样。”²这个地区的某些情况正在挑战欧洲曾发挥关键作用所建立的“游戏规则”。相较于美国、中国，甚至对比许多情况下的日本，欧洲国家都是小国。即使只是通过对话而不是物质性资源，一个统一的欧洲也是一个强大的和有影响力的欧洲。虽然就各种亚太战略问题而言，美国和欧洲有着不同的看法，双方的能力也存在差异，但是互相调整、取长补短则对双方都大有裨益。

五、结论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欧盟和中国三方整体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分量继续构成国际社会的重要保障。这个战略三角每一方的规模之大，充分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的每一层面。这也意味着每一方的行动都可以对其他两方产生重大影响。整体而言，这三方如何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在未来几十年国际社会在政

1 Fredrik Erixon, *When Sisyphus Met Icarus: EU-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during the Eurozone Crisis*, Stockholm China Forum Paper Series (Washington DC, German Marshall Fund: 2012).

2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2, p. 77, http://www.dni.gov/files/documents/GlobalTrends_2030.pdf www.dni.gov/nic/globaltrends.

治、经济及安全等重要方面的发展道路。¹

美国—欧盟—中国的战略三角远不是一个静态、二维的几何图形。它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关系网络。这三方的关系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像其他所有的国际关系，它们与国际社会紧密结合。战略三角的多层面意味着随着竞争性利益的上升，三方之间的合作将会一直受到限制；在理论上，其中两方更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偏好推行针对第三方的国际安全框架；相互依赖将降低在更大范围进行合作的障碍，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和欧盟通过传统方式迫使中国遵循西方中心的国际准则。

自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国际参与度已经远比过去高了。²从这次改革伊始，美国和欧洲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就是把中国作为现状大国（*status quo power*）整合进国际体系之中。这一体系的关键准则包括尊重人权、法治、核不扩散和贸易。然而，美国和欧洲对亚太地区——尤其是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明显不同。

这个战略三角在经济层面是全球性的。虽然在细节上略有不同，但是大西洋两岸的共识是双方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应该相辅相成，以确保三方都可以公平接触，共同维护长期繁荣。³虽然跨大西洋双方的领导人在原则上并无二致，但是他们对优先事项并没有共识，也没有美欧针对中国进行合作的具体计划。尽管如此，双方都有一个强烈的共识：经济繁荣十分依赖于一个合作的中国——中国已经是欧洲和美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了。

欧洲各国之间以及跨大西洋的政策协调能够提高组织性，也可以厘清哪些问题对欧洲和美国是最为重要的。整体而言，美国和欧洲在21世纪安全战略上的最大的共性也许在于，双方都并不充分了解或者有系统性地接触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国家。许多人坚称美国和中国的共性大于不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欧美在亚太地区以及针对中国的共同利益更应该远远大于彼此分歧。尽管由于

中国对美国和欧盟共同安全利益的挑战不容忽视。

国内挑战重重，美欧在亚太地区的合作能取得的短期效果颇为有限，但是中国对美国和欧盟共同安全利益的挑战不容忽视。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鉴于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国内问题不应当阻

1 Daniel Gros and Cinzia Alcidi, eds., *The Global Economy in 2030: Trends and Strategies for Europe*, CEPS Trend Report, 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2013.

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David Shambaugh and Gudrun Wacker, eds., *American and European Relations with China: Advancing Common Agendas*, SWP Research Paper,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June 2008, p. 18, http://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s/swp-research-papers/swp-research-paper-detail/article/american_and_european_relations_with_china.html.

碍跨大西洋双方在亚太和中国问题上进行有意义和有效的合作。

尽管如此，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并不会自动带来积极的成果。特别明显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对亚太地区进行更多投入只能来自于已经缩水的资源库。欧盟必须为它在欧洲内外的影响力而战。一些利益迥异、能力不同的欧盟成员国面临极为严重的财政和政治问题，这也让欧盟雪上加霜。

然而，归根结底，未来在对华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协调符合每一个欧洲国家的利益，尽管欧盟成员国很容易在本国层次进行决策，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问题。如前所述，美国如果能与欧洲在对华和亚太问题上进行更有效的合作，也将受益匪浅。

一起应对更多的低敏感度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可以是宝贵的第一步。跨大西洋的政策协调在美国—欧洲—中国“战略三角”的各个层面显然都深具潜力。具体来说，三方都面临非传统安全的挑战，针对这些挑战采取共同的应对方式为接触中国提供了一个理想平台。例如，亚丁湾的经验表明美国和欧盟创造了一个基本的模式：既尊重中国的独立性，又统一地协调各方行动。如果能将这个模式推广到亚太地区的救灾、打击次国家犯罪和海盗，以及其他潜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不仅有利于发挥欧洲的领导力，而且也会促使中国在其周边以符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方式行事。

这些活动也将确保欧盟能够顺利和有效地在亚太安全领域发挥更多的作用。随着美国和欧盟开始对东亚的安全问题投入更多资源，它们必须保证其将来的领导人首先能够理解中国的国内状况，这些状况将大大影响中国的行为。在许多方面，亚太地区带来的安全挑战才刚刚开始。因此，跨大西洋双方的短期性和长期性回应都是必需的——前者应对眼前的关切，后者为将来的长期利益建立制度和机制。长期来说，欧洲和美国需要共同汇集资源以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因为中国社会对其安全战略影响甚巨。就像已经不能将欧洲在亚太地区的角色视为间接的，在考虑中国在全球公域的行为时，也不能将其孤立看待。

考虑到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前所未有地相互依赖，这种观点尤其在理。一个领域的成功取决于其他领域的状况。因此，如果跨大西洋联盟能在亚太安全的某些方面获得成功，将会为解决当前难以开展有效合作的更大的问题贡献良多。

（陈永 译；节大磊、徐彤武 校）